

萬里還書所以勸其父兄與教其妻子者毅然無  
一不出於正士大夫平時好講義理及臨小利害  
輒喪所守視吾兄當愧死無地也因相與歎慕無  
已然校之所望于吾兄者殆不止是自古豪傑之  
士代不乏人而全才完德者至少無乃質美而未  
之學邪抑學焉而非其道也願吾兄因其所已能  
而益求其所未至玩味聖賢言語就自家身上充  
養起來則聖賢可跂而及也

三

大司空之擢

天眷甚隆願為天下自重

過徐東海之上毅然欲與太平第一開導  
心求海內賢者共濟彼甚傾仰吾兄也校所憂者  
恐其急迫揚露安得持重識大體以公天下為心  
者佳其所不逮此有為之機但慮諸賢相持相激  
則事未可知耳承示宗賢書奏反覆觀之才識儘  
高氣魄或弱志大言大似少密功但得不自滿假  
尚可進也撫蜀雜稿足占吾兄濟時規模其所長  
者善因事以為功實不為文具更能進此天下之  
福也

四







雖亡猶生也

答林相

登泰山後所得復何如大林丘山之善於人心亦  
其人者不勝此亦不可不知汝高才清節更宜攝  
其粗疏造於密微若高擡此心不在本位則自覺  
進處反是退處也何如

答彭通判

承惠周禮儀禮二經又稽致謝見執事所集歸田  
樂詩足以占志尚簡遠世紛不足以櫻其心欣羨  
欣羨雖然得無猶有待於外乎莊生有言大林丘

山之善於人也亦其人者不勝神可以勝孟子曰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之謂居  
天下之廣居此之謂足乎已無待於外惟時初春  
欲溫未溫天地太和元氣流行於四時而春氣氤  
氲尤易體驗盎然吾人之仁也其根卻從靜中來  
冬氣閉藏極於嚴密故春生溫厚之氣醞釀薰蒸  
陰崖寒谷亦透靜處春生動處春一家春散萬家  
春敢以為祝

與吳克學

間中每自省何以獲罪于天其大有二天不使吾



有知猶可諉也。賴天之靈，頗窺聖學端倪。弗克專勤精進，是爲負天。是爲棄天罪一矣。古之哲人多窮，校何人斯而承祖考遺業，安安而居，弗能廣施以光先人之德，顧陰耗之罪二矣。後者人各有能，有不能天，或以精力恕吾其前，則在吾決志而往也。

與霍渭先

校自少有志於學，鍛鍊之弗至，琢磨之弗加，人只是舊人氣質，依然只是元來氣質，但口頭却會說幾句大話，如何打破得鬼門關，天心仁愛大做動。

於我心自今不敢不力，但未知終能領惡全好否。高明不棄，願有以誨余。近成六書精蘊，頗發心學路遠，不獲請教，謹錄序文并九字求正。幸指摘其純繆。

答唐虞佐

古人有言：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太夫人在堂，吾兄急流勇退，舍祿仕而就色養，其於忠孝可謂一舉而兼之矣。欣仰欣仰，承諭杜門讀書，以求見道。此古人不自滿假之心也。恨道遠不獲請教，詩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便中幸有以教我。晉語云：



行未能咫聞則多矣。此後世通弊不敢爲吾兄道。傳說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永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武王曰弘于天若德裕乃身敬爲吾兄誦之。但今所說時敏未必說之意也。

與王郡守克敬

吾蘇在天下最爾一郡財賦上供舉天下大布政司莫能及焉。民力勞敝勿問可知矣。故吾蘇在今日最號難治。政事浩繁盤根錯節視一布政司殆甚然一言而舉其要不過錢糧之難清耳。錢糧之不可清無他徵歛太重飛詭必多貧弱者愈困矣。

今得明公攤其耗不均則而則自平不變法而法自便。昔年飛詭宿弊一旦不革而自除貧弱下民莫不陰受其賜。雖然此猶一時之功也。昔者吾蘇幾不可成郡賴周文襄暨况侯奏減糧額數十萬石民始得更生。至於今雖婦人孺子猶知稱二公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明公燠休吾民復上減糧之奏此真百世之功。周文襄况侯復生也人之無良乃有陰壞仁政者。公焦勞數年精神亦爲之減。不過爲吾民焉耳。今功垂成而廢是使億萬生靈命墮顛崖受辛苦者永無出期也。願公亟爲



之天必祐公福壽樂康慶流子孫矣

與范袁州

仰令名之日久矣天假良緣邂逅于錫山一會弗  
獲從容別後中心如缺昔李康惠公守南昌校送  
之謂曰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為相則莫如為守  
矣何也近君者莫如相而近民者莫如守也其後  
康惠公出將入相實南昌基之胡端敏公亦嘗出  
將入相然舉平生得行其志處必曰廣西太平執  
事有二公之長才一麾守筠雖未足轉舞袖然無  
南昌之繁難太平之頑獷德澤尤為易施也他日

將相之業終必賴之萬宰新令李參校自幼挈在  
官邸教之有成居鄉素能有守今居官未知其設  
施如何幸而處鑪錘之下願勿以上下司視之而  
以師弟子處之凡百教誨使踐墨而行詩云匪手  
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倘得少有惠  
澤及民皆執事成已成物之功也

與鄒謙之

聞南雖以禮樂為教妙哉轉移之機乎昔者見甘  
泉咏歌一高則必一下非復天然浙中翻曲調為  
歌調則又出之以人矣惟陳元誠歌聲若出金石



聶雙江聞之不覺歎曰是真足以動天地感鬼神  
矣斯人心學淵慧故其發聲自然莊重從容也古  
樂妙在散聲文公謂樂絕不可復譜者正惟此失  
其傳耳每見元誠咏歌或一字具三四散聲或半  
聲或全無散聲者皆天然而然不容損益如思齊  
詩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凡十一字通無散  
聲至人字散聲忽見勢若飛動欲活者天生斯人  
固與古樂之機也而乃使之數竒不遇不知天意  
竟如何斯人心學實曾服眩藥來舉世知者亦  
罕惟伯載嘗見之深服其人

與林以吉

一別十有二年於茲始見於潞河詩云溫溫共人  
惟德之基再見情好彌篤氣則若稍揚者禮有之  
盛氣類實揚休故不復以告由今觀之乃知克養  
有素者開必先也校也為善不力天厭否德喪子  
喪孫春秋傳所謂於是有意隱焉敢不惕然內省  
吾兄昔也無子而今有子此則天佑善人也願益  
進德修業以承天休伊川有云仕宦能奪人志一  
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緇衣者流謂相逢盡道休  
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其輕吾儒如此不知大行



於我何加窮居於我何損固吾儒事也高明命居  
萬山中與清風明月作主想人間世功名富貴不  
復聖胸次矣何樂如之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十四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十五

孫州府知府太原王道行校刻崑山縣知

澤州府知府太原王道行校刻崑山縣知

拾遺

書於與館中諸生一

天子長風送吾入洛萬里平原固在仰稽聖神經  
緯之蹟邈乎不可見已中觀英雄豪傑成敗興衰  
與其攻守之畧槩有可言者俯察生民困苦之狀  
無路達於九重噫中原地利不興決無富庶教  
之理而興之甚難興之甚難所至煙雲相迎江山



如待天寬地寬眼亦寬深覺把攝只在方寸但愧不能自作主宰未免衮衮隨逐天化今有一言告二三子此心收却纔從天德上露出端倪若放去自由悉被軀殼私慾包裹道何由而行也學政公移舟中已畧草定寄回入河南界則聞過惡雖繁有徒蕭子雖俱已斥逐殆盡衆驚神明懼不自保正欲與時推移過歸德乃微子所封巡遠死節之睢陽也衆中望一教官頗異未竒之也因事怒之所守不變知爲端人矣迺獨召與語彼密告云蕭宗主訪察皆是而大失士心者過於嚴也宗主此

來衆皆危疑亦甚瞻仰但願不動聲色以涵育陶爲主教化當大行訪察且泯其迹行參蕭案文參王案權衡之下便可得人託諸有司教官彼多不明反累盛德教化亦厄難行蓋人情先畏阻嚮慕之心也又云教官獨召恐有講張者出其言可補吾之踈時汝寧案已先發遂用其意他處案頗嘗改更寄回奏草疏遠之臣不當預木土聖學故因事及之忠愛之誠有難自過者

別後從京口橫絕大江乘汴船渡淮江淮之間土



多膏腴地利最易興復踰淮而北千里平原如砥  
滿目蕭條水旱皆苦淮視江小甚而吞大河豈待  
智者決其為患漕河開塞不常勢終歸於塞噫孰  
能師禹稷以濟斯民邳上下得雨草木生意流動  
麥青青在田民恃以無恐黃河清今上生今  
歲黃河復清意者前星將耀乎北土屢聞  
德清明深可為世道慶但沿途所接士夫益為彌  
文苛禮而無實心詢以民瘼皆漫不為意又可為  
世道憂自度不能諧俗因詠文公詩云執我仇仇  
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啼鶴怨渾閒事只恐

力  
三  
自  
離桑梓夢魂常繞故園二三子數千里寓書雖  
志有大小用功有緩切要之自說實話宛如親  
存精舍中相應答也願各策勵各進一步何如何  
如  
上聰明天挺毅然欲希唐虞商周不肯作三  
代以下人主此念何處得來而二三輔臣謀謨日  
異反啓  
上心猜疑將有夬履貞厲之懼噫誰

袖手歸平生學不得力愧無可補於世而眉  
目來何哉進德修業端有望於諸生諸生年富  
強正宜及時努力毋效吾悠悠覆轍也



能手抉浮翳以生東明乎機會來得甚好但未知  
天運如何果欲平治與否且遲數月更看著數當  
如何下也應電欲習天文莫於無事生事諸髦士  
呵筆不能盡所欲言人才甚艱靜菴遜菴外未見  
可與儔匹者純甫甚強人意眼下又不得來可慨  
哉

四

大比之事畢矣參也潛也士淹也得失何如希秉  
矣贊皆恬於進取固為可嘉但欲順親之心則人  
事不可以不盡應電超然物外而多病累之然自  
古聖賢未聞有養心而致疾者此當更入思議遠  
欲融釋凝滯須於事上用功勿觀雜書分我全力  
希秉多疑少決邇來有增無瘳願著精采潛貽書  
紀兒言言藥石良感此意今事定已久試回此心  
一照前許多將迎還得絲毫益否希贊抱此天資  
柰何枉自擔閣肯策勵否邪士淹質高而於人情  
物理不甚留意日用間未免有累莫若就此用功  
吳門一病感暑氣也醫兼勞倦治之彌覺心煩至  
京口專服解暑劑洒然而愈噫天下事惟明斷乃  
克成功過儀真會崇志持養甚深渾厚之氣達於



面目但未見展拓想只是獨學不能取友四方故也淮南會唐虞佐語移日政事甚可觀武城會純甫剛大之資精深之學可敬可敬但虛心以來天下之善或未能也

吾以七月二十日進講敬明乃罰章不合此天聖意至八月初二日有旨改用今居家待命若得南京十月初復與諸生相見矣若留此則歲暮乃敢言歸又遲遲也答惟賢書寄回勿以示人諸生書來然疑勤作者多精進者少吾欲人各答書丁

祀弗暇今不以當回須面論乃盡也潛有哭子之悲至愛固難自割亦宜以道寬解慎勿鬱鬱恐傷一坐賢之學正要就自己情性上節養歸於中和

六

昔別又一年矣館中諸生用功何如精進者誰舊時為學不是講說即是想像或覲進於未來或追咎於既往却於見在生死路頭不免放過故日用間徃徃不得力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此心已死尚不自覺悟豈非天地間一行屍哉必須常存敬畏此心醒然事來方能照察得到心體渾全



若纔偷惰自由心便散漫走作事來不復能照察  
功夫踈漏處多此乃千聖心學相傳若合符契只  
要著實行持而已朋友相聚須真切磋彼此各攻  
實病各進實功庶幾有益若只做一場話談譬如  
各懷假金在此寧可自瞞瞞人不肯去鍛鍊也吾  
東西奔走形神俱罷諸生處不及一一裁答大意  
具於此矣汝與希秉宜勇決爲諸生倡至祝至祝  
復毛希秉

祀皆子孫自主之親友咸來助祭若祭他人祖考  
豈有感格之理世俗他人有喪輒致奠祭以此爲  
厚而不知其爲非禮也雖先哲大儒亦未免從俗  
然於吾心終不安蓋偶窺測得聖人制禮之本意  
也嘗謂必欲初喪致奠曷若致賻必欲將葬致祭  
曷若以物助其虞祔古禮虞祭始用牲世俗將葬  
殺牲以奠而虞祭反畧最爲非禮賻不必錢帛量  
出財力任一喪事最得禮意飲酒食肉喪側自不  
當從衆



汝病今有瘳矣。又度一厄。吾甚喜。亦甚憂。嗟乎。人生不與禽獸同歸者。幾何。其死不與草木同腐者。幾何。汝固不應在此等中。正恐不免在此等中也。近日與仲木書。三代而下。學聖人甚難。甚難。知識神之爲神。不知全其元神也。今拈以語汝。神決不可以思慮寧。亦決非見聞所能盡。汝可猛省此言。大學工夫。只是定性。今却終日汨其性。莊生所謂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是之謂蔽蒙之民。甚是痛快。

三

海上事如何。無巨細可備。寫來兵聞拙速。未觀巧之。父也不乘其初銳。激沙民用之。當機而留。矢勢險而節長。使賊得玩我。不更爲計。吾恐情見勢屈。彌難彌難矣。今兵未用。無分毫益。而費已不貲。更遲則勸借必不可斷。錢糧決不可支。何不移此懸構重賞。知勇俱出矣。湯未勝而驕。聞拜毘陵一士人爲師。果爾可爲太息。當道處。吾不可言。欲薦一人於肅齋。然用之。又在當道。未必能用也。自古豪傑成大事者。由其能用度外之人也。今拘拘守文法。何由成功。且兵機在呼吸間。而以揖讓處之。十



羊九牧莫知適從詩云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  
潰于成象哉最爾小寇不但關一方利害休戚而  
於人才世道大有所關何也今士大夫善宦者往  
往學乖只是一箇挨法會管不如會推誰有如肅  
齋夙夜憂勞耐煩務實視官事如家事者乎不幸  
蹉跌是使士大夫日乖世界更無人管可勝歎哉  
小民何知萬口一詞咸怨肅齋縉紳嘗學問者亦  
復如是吾恐上司任事者亦復如是柰何

喚醒絕斷此四字李貫之嘗書暗室中以此用功

何如何如

雖然恐還放未得下心隨物作宰是謂我非夫山  
谷此語煞好

日望好音至今日應電來乃知病全未減此須得  
令尊大割捨一番將人間世一應夢幻泡影及憂  
念子孫種種思量俱一齊斷卻庶幾元氣靜中漸  
回以待國醫之至庶幾有下手處用藥易見效也



自欺最是鬼賊。然其病只是一箇因循。遂至長惡。容姦。隨坑落塹。故不可不決裂也。  
吾旦夕望汝不見。汝來不知。汝用功專一。否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過。以此自體察。何如。日月不肯待人。瞬息便覺老至也。

聞汝有疾甚為憂之。吾近小疾。益知生死壽夭。固有天命。莫不由人事致之。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此真萬世法程。

也。病稍可當一過。我可來則來。  
水利提綱看過甚明快。昔吾過吳江。邇來過嘉定。至上海。反棹須是通知上下源流。及其分合變遷。處會而為一。乃能順其勢而利導之。然非胸中吞雲夢者。八九亦未易當此任也。杜子美灑澗詩。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深哉言乎。參嘗病汝惹事。正指養魚池積水。瀟二語噫上之。取利可謂盡錙銖矣。民間屋屋遺利。忍更搜剔之乎。切忌切忌。戒之。



與王應電

來書自訟不能力行。此意甚善。吾輩不及古人病皆在此。然亦須就切近平實處用功。方不差了路。逕故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若只是擦生硬做。恐又是致知處穿鑿太苦。別生見解出來。異日力行上正助太過。未免又紐捏一般說話也。前此只因如是擔閣了歲年。今須勇革。汝學問常失之過。試讀論語。只平平玩味。就自己身上體貼去做。此誠對病良藥也。持之久。自別。但恐意見又轉而之。他却未免厭常喜新耳。體驗功夫。若何有得有

疑便中不惜詳示

二

爾有高志而不能遜志用功。吾常憂爾。念爾一別又三月矣。不知爾用何功夫。想苦心處多也。學者於事不明乎理。而強欲以力爲之。是故有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然欲明理。須虛心以求之。決非急迫穿鑿所得也。困窮拂亂。正是天意。玉成於汝。不可因是自沮。飲食男女之欲。當因其已知而力行之。益求其所未知。以造其極。空言無益也。貧無以養。固所當憂。此處只有義命二字。須牢立腳。



跟日用間但問義當爲與不當爲若得之不得有命焉不可必也。減獲背主義所當問引君子無所爭及訟元吉却覺不相當大抵凡事各有至當不易之定體窮而得之自然活潑潑地若便將古人言語牽合說然却窒礙難行矣。事少暇可來館中取大學從頭至尾讀之除却許多牽繞意思掃却許多障蔽意見義理自然有端緒出來擇善固執之功皆有所施矣。否則非吾所敢知也。

三

聲減定爲二十八韻增定爲四十五天然去安排

字字各有著落真千古之一快也。舊韻非但聲有差韻亦多走乃知聲失之多韻失之少故管不住真不易之論也。但以諧俗之故多收俗字亦多俗解若欲便今詩家恐多酷信玉篇及守禮部韻堅甚未必肯過而問焉。乃若詩賦大家亦必該洽近世亦多好古者觀此決不能醒其目而開其心也。詩叶韻亦出天然吾今畧見得而未能通悟故且蓄疑昨所定太覺草草如騶虞詩一章葭紕韻二章蓬縱韻結句自爲應不叶上韻也。觀周南吁嗟麟兮可見昔與陳元誠定樂章親見元誠歌伐木



思齊二章只因一字差上下便貫不去後看大全  
本恰如一氣呵成以此深服文公叶韻之妙恐未  
可易言也  
此書已看畢比次倫理訓釋簡明前此未有也雖  
然李上蔡用其私知而不明大道之自然其同文  
也乃賈亂古文也其間豈無過人處正是其自負  
恃處然大病却在此汝今自用之意終多此病不  
小病隨識長將終吾身不可不懼又其間每涉義  
理精奧心學淵微處便易差却乃知古今人胸襟

淺深大小不知相去幾許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不可不勉每見汝自謂已得心學但有病用不得  
此功是皆拒善之藩籬也受病不淺坐掩殘書慨  
古今白頭契分向誰深頂門欲試回生手爭得名  
家一寸鍼

聞汝疾又作不知其爲何疾也豈夢遺邪姑蘇有  
盛寅者人以椒寄其家十五年矣一夕夢有客急  
欲用椒啓其封取少許覺而痛自刻責豈吾義利  
不明邪何以有此夢也遂衣服冠而坐數日猶不



釋然於乎。人能若此。用功志必能帥氣寤寐一如矣。  
汝意見不可及者。只為聰明說得行。縱橫皆可。心愈不虛。去道愈遠。故願汝完養虛心。玩理待其自開出來。不開亦任之。毋為之先。則所開自然潔淨。精微渾厚深純。有無窮之味也。易解可自取譬。孫子十三篇。只虛虛說。而涵蓄變化不窮。古今善用兵者。走他說不得。若復有人注解。盡將古今行兵利鈍。填塞其中。反覺滯礙難用。何如何如。

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來書畧加靜存之功。即患不食。此非靜使然。乃欲靜使然也。素問神有所存。則氣結。其此之謂與。此段功夫。須面語。曹生欲來。可與偕來也。

日論作易根原。乃是先天之學。解此可以一日千里。不但百尺竿頭進步也。夏首連山。商首歸藏。此理深可玩索。



昨所見還只是窺測與天機活潑不同開天之天  
開天之人不可不慎也

夏惇夫云格物是將物託出道來莊子曰以有形  
者象無形者而定矣若非心虛自然多窒涇野易  
解不免支離正爲一元處不能無蔽耳汝莫若且  
置此書俟他日有悟自別

十一

吾無寸長惟看道理持之甚堅偶得八言觸發翻  
然而改汝所改易說只就枝葉上增損根本元不

曾動易未有是事開出事來今却是牽搭填塞  
不能虛邵子嘗言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氳天地乍  
迴旋又云更有難名狀兩儀仍未分以此求之何  
如

與陳元誠

自得故人病中一書久矣不聞警欬悠悠我思來  
諭所論天機之言玩之有無窮之味若是乃爲實  
學聞在雷郡開荒數年今始歸省城而貧如故天  
之大困元誠不知是不足爲人欲橫流中砥柱也  
見與林相詩雅有天趣但只是高見成樂未知與



古人惟日不足何如堯舜兢兢業業還暇及此否  
律詩與駢儷文同終是俳體不作可也  
別後靡日不思何時共坐一堂清風常披拂我雷  
州明農何如恐才大難於用未必能康濟自身也  
邇來朋舊凋落胡永清李立卿高山深林龍虎變  
化不測許崇志鳳凰鳴於高岡金士惇步步循蹈  
規矩而一二年間相繼奄忽化去嗚呼傷哉天其  
無意於斯世邪元誠上疏託之聶守不幸奔父喪  
去未知事竟若何去就亦宜明白也

寄林相

令姪來承汝惓惓厚意感佩無涯嗟乎爾時汝但  
知吾喪子未知吾復喪孫也此天譴否德爲空言  
無實者至戒也昔喪子時以達破愛以敬易哀猶  
恃有孫也小孫復夭折此情大是難堪爾時百念  
俱亡恍若見性死生亦覺可處若天啓然今當力  
進舊學畏天以終身益爲廣延嗣續計未知天肯  
終祐吾否也哀世人多自營講學者又多自大籠  
罩不實汝能以經世爲志此誠何處得來雖然吾  
憂汝踈畧也未也吾又憂汝輕也汝亦嘗自省及



此乎然乎否乎吾見郡邑志多矣博學高才則有  
之少有通達國體者惟蘭溪志庶幾乃楓山老先  
生手筆也進而上之廓而大之是誠在人汝誠觀  
此萬安新志得失當自默會矣因此益求所未至  
此進德之機也學須凝聚停蓄乃能宣著發揮耳  
與周士淹

昨聞汝有眩暈之疾此痰火使然火然則發補其  
虛則水升火降今不知服何藥程子有言不學使  
老而衰不寧惟是固有未老先衰者矣吾人何可  
不自勵也開拓萬古胸襟勇猛前進莫自擔閣莫

自拘牽何如

二

送還唐書一部古音畧一部唐三百年儒者咸推  
韓文公吾所深服者陸宣公也宣公而學可以爲  
天民暑中作何功夫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若  
無天度量安得聖胚胎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  
可以此勘平日所學

與徐官

寄來六書精蘊俱已看過篆得甚是有法可謂既  
竭心力矣且一字有疑必問最見用心周密處五



卷將畢止有六卷願愈加小心翼翼免以一類而掩全體之美聞令兄小試不利此事若見得命透信得命及心下便省了無限憂思

與唐音

邇來用功何似夫子欲得中行其次思狂又其次乃思狷也是落第三了程子云將天下第一等事讓與別人便是自棄願常以此自振撻乃能超然不為氣質所囿也

與鄭壻若曾

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涇野人師也汝今侍之當先

法其厚重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學之進退只於語默可見凡事三緘而言再思而行此便是聖門訥言敏行宗旨相去數千里若肯似此用功便如同堂合席也老聃云去子之虛志其驕氣泰色與嗜慾是皆無益於子之身至哉言乎

二

學須隨器有成形方可裁中設準繩假借變移無定止縱逢大匠亦難成今以後聽人講論不要輕信務要實體於身乃見難易此汝之韋弦也聞呂公南遷汝輩失所依歸雖然大丈夫須自立志聖



賢皆我師也。宜無分於在門不在門。常如侍側時。則可以攝汝心矣。程子云。將天下第一等事讓與別人。便是自棄。願常以此自振拔。庶慰我數千里懸懸之望也。

三

汝有喉痺病。至斷水穀。而吾乃不知。今幸而愈。此神明所相也。然此本病是火。其發於咽喉。乃標病也。今標病則既有瘳矣。火之爲害。更宜慎重。不必藥餌。不必鍼砭。只是清心無爲。便是無上妙方也。夫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

問。是乎有頽然而道盡。不美質而未嘗辭。又用此  
奇心爲君主。自焚則死。邪害孔竅。問曰。此三人  
皆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孔竅。問曰。此三人

一水不勝二火。水不勝五火。水不勝五火。水不勝五火。

諸諸痛痒瘡。皆屬心火。心火不滅。則諸痛痒瘡。皆屬心火。

節嗜慾。定心志。便是天氣下降。地氣上躋。不  
萬般補養。皆虛偽。惟有操持。是要規。

已上所書。句句可玩味也。凡病中最易怒而急  
欲病瘥。二者皆無益。而有損。雖然。此凡情也。有



道者必不如是。學者當此可以驗平日功夫。故特為汝言之。向何如也。只欲中是。與參姪齊魯。初得書謂邑難治。再書若易易然。三書彌難。氣不能平。古之人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淆之不濁。澄之不清。夫何如哉。顏子犯而不校。孟子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真汝師也。修回作事頗闊。自親戚鄉黨。暨於交友。咸以為疑。市之無虎。勿問可知也。三人言之。遂以為真有虎矣。惟吾不以為然。弗謂交友間亦素不信汝者。此汝本美質而未嘗持义用功。

以故然疑作耳。彼中士夫與汝素不相識。豈能遽孚必义。而後信其昔寄公移。吾批一過付之。修矣。化今長可動用功。及防閑衙中。吾與家中尊幼俱平安。不必掛念。茲因夏巡檢便寄此。



渠先生遺書卷之十六

蘇州知府吳康道行校刻其縣知縣清張煇同梓門人歸有光編次

拾遺

說

心說

天大無外心大亦無外此理元無限量無窮極天體太虛包運地形於內地形有涯天之氣無涯然猶有滯也氣之妙用為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能弘是理充塞流行何有限量窮極人本天生理氣形神合下均付恰如天之脫殼包裹於外心體太



虛宅於中央形骸有間隔氣常與天相通心之神  
明不測能弘此理而與天同天有元亨利貞心有  
仁義禮智天生萬物人成其能以贊化育天運一  
日一周氣形有滯也心之妙用即天之神是故前  
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遠而六合  
之內外思之皆在目前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更  
無古今遠近內外之間天體惟一自古至今上自  
合群聖下至庶民以及於吾惟是一心心如有二乃  
是世上別有一天更焉得有是理爲人有這形氣  
便生出形氣之私自小了他就軀殼上起意思好

名也只爲有我好勝也只爲有我好利也只爲有  
我窮則欲富富則欲貴貴則欲康寧康寧則欲壽  
耳欲聽美聲目欲視美色口欲食美味鼻欲嗅馨  
香四肢欲便安佚物慾牽連無窮日用間一任氣  
質用事氣質強便常失之過氣質弱便常失之不  
及知有一身則更不知有一家知有一家則更不  
知有一國知有一國則更不知有天下方寸間被  
那許多私慾重重間隔如何能與天相似且道宇  
宙是甚樣大人只有數尺軀其生不過百歲所以  
能與宇宙同大者以此心也此心既被形氣私慾



間隔。但將身形來放在宇宙間。與之比量。自是不勝其小。唯聖人爲能盡心。天地萬物。渾然同體。包括宇宙。在方寸間。形體有滯。聽所不及。則合天下之聰。以爲聰。視所不見。則合天下之明。以爲明。軀殼上有欲。如饑渴之於飲食。男女之於室家。亦皆與民同之。雖有形氣。亦自間隔不得。無有限量。無有窮極。從古千聖以來。唯傳一心。以開來。草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可依而立。水必有原。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且道世間萬事。何者不出於心。此是一箇大本總會處。此心既存有箇主宰。然後

萬事可以次第而治。今欲作聖。豈外此心。心外無事事。外無理。惟是人欲蔽隔。天理不得流出。到那事上。必須常存此心。凡一事上。必有一理。隨事精察其理。而力行之。一事上。人欲既不得間。這一事上天理。便得流行。積累之久。事事皆天理。從此廣大胸中。流出。夫子所誦一以貫之也。學者欲到此地位。亦須先用此一以貫之功夫。下學而上達也。俗學只見聖人。事事恰好。不知聖人。事事都從心上出來。只管觀著那迹去做。不曾見得大本頭緒。既多茫然無下手處。雖能隨事用功。只是外面略



睹箇是裏面元不透徹外面略制得住裏面打疊不盡內外判成兩截雖有積累功夫豈能貫通全體哉其與禪學近似者又謂但能常存此心萬事自然皆正更不隨事用功蓋因錯認心體虛空萬事之來逐旋照映出箇理豈知人心塞淵渾只是理所謂理者非他乃日用萬事所以當然之故也今欲塊然以存此心而萬事皆棄不講則是專內而遺外心迹之判也又夫大率理氣形神雖本一體然氣精於形神精於氣理形而上雖氣之妙用猶未離乎形而下也老氏之謂虛釋氏之謂空蓋

只窺測得那一氣孔神處不曾見箇實理老氏謂虛能生氣前一截纔是大道自然後一節只是糠粃故欲清淨無爲任萬物而自理豈知大道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欲無爲亦只是見世人用盡智力終有窮屈時故全不役智力但因其勢雖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此只是占便宜其與聖人順理而行者作用自別也神仙者流亦略窺見一氣孔神故欲煉氣蛻形逆天以祈不死豈知逆理則此心先亡縱使靈氣能延數百載何以異草木鳥獸之永年者哉釋氏妄謂天地間萬物生滅只是一箇



大輪迴惟有虛空本體不壞世人心迷貪著外物  
念念相續不能脫離死生故欲直指人心頓悟真  
如本性一空一切空名為出世間法豈知大化來  
來其出無窮譬如煙出突中上面一番未盡下面  
一番又生元無輪迴相受心體雖虛中涵萬理却  
是真實無妄惟有人慾本空今乃一切指以為妄  
便欲善惡都莫思量至於滅三綱五常而不顧遂  
為天地間一大罪人只因聖學不傳世之學者此  
心終日向外支離而無成有能鞭辟近裏用功者  
又因不知主敬之道硬去把捉此心柰何不下釋

氏却謂吾心本無事可以不操而存其法至為捷  
徑謂云可直造聖人釋氏最下者亦有羈制其心  
之法故好高欲速之士多陷溺焉噫大道既分散  
為天下裂後之學者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全體  
時得一察以自好其弊可勝嘆哉

性說

天命有元亨利貞故人性有仁義禮智人性有仁  
義禮智故人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純粹至善  
本來如是其有不善又從何來人有此心便具此  
性盛貯該載敷施發用都是當人氣質所為乃其



良知良能也。性卽太極氣質出於陰陽五行。合下稟得便有清濁厚薄不齊處。氣濁則遮蔽不通質薄則承載不起。血肉之軀物慾易致陷溺壞了。那良知良能故性雖本善而不能免於氣質物慾之不善。此性元是降衷秉彝。人因氣稟物慾有不善處。終亦不能滅其性之善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人性本來潔潔淨淨不可添一物。纔被氣稟物慾夾雜便生出惡善。本固有惡乃性中元無。逐旋添上。本體被他汙穢是有了多少聲臭。然惡亦非從外生。只是反著這善便做成惡。本體不得自如善。

固常在。若能翻轉那惡依舊是善。惡都成空。因其本無故也。心如太虛除却許多氣稟物慾剝落消殞。剩存本性便是一箇好光朗空闊。底世界所謂人貌而天也。古之聖人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只是私欲淨盡耳。然亦未必盡是天生。都從下學做起。故中庸自衣錦尚絅功夫。直說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孟子道性善而夫子曰性相近。伊川云性卽是理而明道謂性卽氣。氣卽性。後學疑而不決。遂費多少言語分疏。主孟子者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孟子言天地之性。性之本然也。夫子



蓋言氣質之性耳主孔子者曰天地生人此理已  
自落在氣質夫子論性實兼理與氣質而言孟子  
是就氣質中挑出此理來說耳夫孟子道性善正  
出於夫子易大傳繼善成性之言古聖賢論性皆  
是直指當人氣質內各具此理而命名不雜那氣  
質來說亦何嘗懸空說向天地上去性形而上者  
也氣質形而下者也若兼理與氣質來說作性則  
無形而上下之分矣蓋性之字義有二其一性與  
情對其義爲定名其一性與習對其義爲虛位性  
從生從心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

則爲情故性情皆從心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  
之所以得名湯誥易大傳中庸告子篇言之詳矣  
性字從生人之氣稟出於天生故借生字爲義亦  
名氣稟曰性而常與習並言習則成於人爲者也  
此於六書自屬假借亦猶姓本姓氏之姓因取生  
義借而爲子姓之姓也伊川謂習與性成論語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古語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  
凡此皆是假借言性字義本虛故可包得善惡在  
內伊川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中庸論自  
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曰堯舜性之湯



武反之亦與篇內性字不同六書之法假借一類  
甚多自是後人執著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故其言不見於論語但見性相近也  
一言便謂正是夫子言性處然則荀子道性惡與  
孟子都只說得一邊揚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  
七三品其說皆不悖於聖人矣豈其然乎伊川見  
若揚韓錯認氣質作性故纔說破性即理也明道  
且指氣質內有此性元不相離耳孟子道性善不  
由說破氣稟有惡後人更信不及故明道又謂論  
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亦

非謂論性當兼氣質言也古今論性莫精於孟  
其言曰今人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  
極惡之人其性幾若滅息而至此不覺自然發見  
則其本善可知此易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小而  
辨於物惡習雖深善念但有些子發見便自精彩  
不同若能湊合零星漸成片段只此這些子便是  
做堯舜底基本也只因迷而不求依舊又被氣稟  
物慾汨沒譬如自家有箇大寶藏埋沒瓦礫中零  
零星時或透露得人指示又不肯去尋求只管  
問人借寶來看豈不可哀也哉



太虛氣也。大塊氣之質也。氣聚成質，人物盈其間矣。孰綱維是一理以主之，理非別是一物在氣為主。只就氣上該得如此，便是理之發用。而其所以該得如此，則理之本體然也。理本該得如此，然却無為不能自如此。氣是箇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凡理之能如此處，皆氣所為也。氣滯於有而運復不齊，便有差忒，不能盡如此處。但他原能如此，不害其有所以該得如此。底在上，亦未有久而不復其常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氣道即理也。氣能具是理，故謂之器。理一而已。隨氣所具各谷不同，當下俱有一箇所以該得如此。其不同處，正是同處。此理所以能為氣之主。大氣之始混沌不分，只是渾淪一箇該得如此。及至開闢，氣分為陰陽，則理亦有健順五常之別。缺一則不可以為造化。二五錯綜變化萬殊，總是一箇該得如此。而分不同在這裏，便該得如此；在那裏，便該得如彼。做出千萬箇該得如此底出來，其實只是一箇該得如此。故能隨在具足到處圓成充塞流行，更無空闕。所當然字說不盡，故更著所以然。



也氣精英不能無查滓精英則虛而靈能妙乎異  
查滓則塞而不能但理在查滓則亦隨其所能有  
箇當然處天渾是一團精英之氣包運乎外而地  
形查滓撈在中間故天德便健地只是順天地氣  
化來來去生了一番人物又生一番人物性從  
何而來即天地所賦之理各就他分上有箇所以  
該得如此人得氣之精英心含二五之秀健順五  
常之德與天地同亦惟聖人全稟精英能盡其性  
其次精英中帶了些查滓以多寡為智愚賢不肖  
之等差惟其性無不同故皆可以變化夷狄人類

地形既偏受氣雜揉其違禽獸不遠聖人用夏  
之亦可進於中國終不能純也物乃氣之查滓所  
成窒塞而蠢其性不復能與人同但隨形氣所能  
具箇該得如此是故飛者得此理則為飛之性走  
者得此理則為走之性潛者得此理則為潛之性  
蠢動自蠕植物何知亦各自為榮瘁不相假借陵  
奪而能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乃其塞處有  
一路子開便具得來與人性相近龜麟龍鳳四靈  
天地間氣所出終以查滓限其精英故終不如人  
性之貴也人身小天地但觀吾身便可見萬物這



一團氣其查滓結成軀殼包裹於外耳目鼻口手足各有所能而不相通心都中央精英之會無所不能故能妙是理衆體不得而與焉然亦各隨其所能有箇當然之則而同出於吾心手足皆蠢耳目雖稍靈然豈能如心之神明也哉觀此則人物之性固可默識矣心本屬火與肺肝脾腎分屬五行然五常之德實具於心而諸臟不與以其形氣偏塞也然亦各具得些意思肝發生仁也肺清肅義也腎藏蓄知也脾任養信也亦猶五常之在天地各因五行生物之氣而名非就形質上說然質

具於地者也亦各具得些意思天地有混沌開闢人物亦有混沌開闢人之大始氣渾渾未分其理惟一形生之後氣散爲百體而心虛中二五之氣咸備有物有則其理總會於心渾然之內脉絡貫通當其未發則亦冲漠無朕盖此衆理即一理之所爲故能無所不包日用應萬事都從心上這一箇理流將出來遇父便成孝遇君便成忠觸處都是雖各有箇文路子相通其實只是一箇理夫子所謂一以貫之也鳥弗可以爲鳳獸弗可以爲麟其類異也聖人與我同類耳目口鼻手足皆同其



心豈容獨異心既同則其性亦同豈有不可至之  
理故學而不求至於聖人者皆自暴自棄者也

先生晚年有士夫求心生理氣說於門人毛希  
秉者希秉以質之先生先生曰此吾蚤年未定  
之論勿與可也

序

贈胡重器僉憲福建序

淮陰胡君重器守南京秋官尚書郎褒然有才望  
漳南故多盜國家患之迺命胡君僉福建按察  
司事往治其兵賜璽書以從事寮友於君仲仁  
符君同和輩祖之於江謂余以年好屬以贈言余

惟今海內多盜孰非國家之良民乎饑寒切於  
身而公私復交征其利是故不得已而為盜非不  
知其終弗免於死也以為獲一日之養則延一日  
之生猶愈於立殞命耳長民者弗能養民之生又  
欲盡促之死吁亦忍哉君之性也其無以盜為可  
惡而以為可哀鵠然不忍人之心憤盈於中而充  
溢於外有以先加乎民俾聞之者雖極克惡感情  
得而動心焉曰是欲生我者也下車之初痛自刻  
責以率其下先去在官一切貪汙苛虐之人由是  
發號施令與民更始理寃滯賑貧窮均賦役節財



用凡可以佐民者汲汲爲之不遺餘力將見困窮  
之民欲爲盜者以爲自今吾猶可以生也何苦而  
從盜乎旣爲盜者咸知君有哀矜之誠無忿嫉之  
念亦將消阻閉藏各欲解散乃徐爲之規畫或可  
招安或當剿滅時措之宜詢於群謀而斷以已意  
盡一方之才處一方之事寧不恢恢乎其有餘地  
也哉盜旣解散又當益恤民隱可興之利當除之  
害次第不遺庶民各安生而無將來爲盜之患矣  
君嘗爲理官盜之抵死者尚欲爲求其生今茲之  
徃盜之猶可以生者君豈忍盡寘之死邪君之司

刑不忍輕寘一人於法夫兵尤刑之大者也一輕  
用之則人之不得其死者衆矣君豈忍之哉吾固  
知其不然矣昔漢宣以龔遂刺渤海遂因請曰國  
家赤子弄兵於潢池今將使臣安之邪將勝之也  
帝曰選用良吏固欲安之耳遂復自請毋拘臣以  
文法今國家以漳南多盜擅君以刺史之權予  
君以 璽書之重視漢宣之用龔遂殆將過之君  
將何以稱上上意邪亦曰昔之有司使良民爲盜  
今君使盜爲良民則漳南之治當與渤海同而  
國家得人可以比隆於漢室矣豈不休哉雖然余



之言止盜皆安養之事耳未及教民也民生有欲不能無爭爭則易以亂惟禮可以已之君以戴記起家登進士必能以禮讓教其民矣余故可得而畧也

送趙終吉擢守曲靖軍民府序  
蜀人趙終吉連守三州皆有惠政君去州之民思之入為南都尚書郎校久從君之後知君有德長者也正德己巳君擢守曲靖軍民府寮友嚴家孚輩祖於江之潞而需校贈之以言校義不可辭乃言曰郡守民之師帥也曲靖地方數百里紀綱之

理亂風俗之汗隆成繫於君之一身焉耳政始於自治則不嚴而肅教始於躬行則不令而從是故其本莫先於正己守己者承君之德而致之民者也否則上雖有愛民之心下孰與被其澤哉曲靖遠京師萬餘里而吾君以其土地人民全付於君以君能宣其德也君身在外乃心罔不在

帝室則吾君無南顧之憂矣是故其職莫重於體君郡之民以守為父母曲靖之民皆君之子賴君以養其生者也今之為民父母者苟利於己而不顧其害之切於民求己之名而不計其名之無



其實民實賴焉君能愛民如子民將愛君如父母  
矣是故其德莫切於愛民曲靖一郡合四州二縣  
之屬吏於茲土者以百人而君為之長君知其賢  
而勸之人孰不勉於善知其不肖而懲之人孰不  
愧於惡是使不肖為賢也君欲知其賢與不肖則  
莫若進其人於庭而問之退而試之以事書其姓  
名於屏朝夕訪之而疏其下則賢者易知也不肖  
者易知也而賞罰可行矣是故其要莫急於知人  
一郡之內庶事皆責於君人性之所宜政體之所  
尚可與之利當除之害守一人豈能盡知而盡行

之邪君其虛心以求之使四境之內皆欣欣然而  
來樂告我以善則衆人之功孰非君之功邪是故  
其次莫大於好善君之往也行是五者請毋緩其  
功而急其效毋有其始而靡其終時有毀譽事有  
利害毋徇其在人而忽其在我則於為郡也何有  
衆曰如子之言亦可以治天下矣乎曰今之郡古  
之國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國治  
而後天下平君今日以是道治郡而有成功異時  
由郡守高第入為公卿則所以治天下者亦舉是  
道而措之焉耳衆皆曰諾遂書以為贈



送吳得中僉憲浙江序  
蕭人吳得中守南京秋官尚書郎以清謹聞正德  
己巳冬擢僉浙江按察司事校贈之言曰憲司正  
人者也己獨可以弗正矣乎自治之弗嚴人將怨  
而不服躬行之不至人將慢而弗治是故其本莫  
先於正己風憲之職激濁而揚清賢者弗進而進  
者匪賢人奚以勸不肖者弗退而退者匪不肖人  
奚以懲是故其要莫急於知人監司察守令者也  
郡弗治責諸守縣弗治責諸令若僕僕焉代守令  
而行其事則亦一守令耳是故其職莫貴於得大

體己弗正則好惡弗公而取舍弗明不可以不知  
人不知人則無以委任而責成功雖欲務大體弗  
可得己三者相因其本則一耳君曰子之言至矣  
盡矣校曰未也君盡其在我者矣而毀譽之至於  
人利害之出於天有不可必則將如之何君曰請  
益校曰言有義有命焉義所可君則爲之義所不  
可君則勿爲其於毀也奚以怒其於譽也奚以喜  
禍福之在天也莫之致而至非今所能移莫之爲  
而爲非我所能必若見利而趨見害而避亦惑也  
已矣君曰敢不敬蚤夜以求服膺子之言因次其



言以贈

誌銘

損益夏敦夫撰李一清墓誌銘

君諱滄字一清姓李氏初號石泉後以彌文且近名遂去之世為金華永康人其先有諱遠者唐杭州刺史其子暘為參軍破賊有功遂家於杭暘之孫德明為永康始遷之祖曾祖諱秉良嘗代父詣獄而卒人稱其孝祖諱仁仲父諱鑑母蔣氏蘭溪楓山章先生嘗誌其墓君自幼疑重不妄語笑常侍父母側承候起居如成人見者莫不歎異甫長

即有志讀書事

師唯謹年十四補邑庠生弘治戊

午領鄉薦赴春

官落第南還適父疾特延明醫湯

藥必親嘗衣不

解帶者月餘及卒哀毀骨立葬奠

悉准文公家禮

服除入太學時楓山先生為祭酒

甚器之正德戊

辰登進士第奔母喪哭至絕而復

蘇者數四每以

不得躬視湯藥殯殮忽忽如癡醉

者兩閱歲遇忌

日輒涕泣曰今雖欲盡孝敬不可

得矣仲兄患足

疾每自外歸必至寢前省視祁寒

盛暑不廢家事

無巨細必咨稟後行李兄澤蚤世

遺孤友杜方在

抱撫育教娶若已子卒以成立辛



未冬服闋赴選除授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工曹  
歲造恒哀民財將以緣是乾沒事涉內府多宦寺  
參主之故積弊牢莫可破君蒞官一以清慎動自  
將夙夜奉公視官事不啻家事爬姦剔蠹毛髮不  
可干以私不爲利勢回屈始而物情齟齬乂之遂  
安以定今冢宰孫公爲工部尚書雅知君凡有興  
作悉委之君條其材用徒庸卒減前費什之五六  
不忍糜國家一錢以重病民孫公甚敬信之儀真  
歲運甓俵官民船附京師命君督其事君安靖識  
大體不爲細苛民用不擾而吏亦無所容其姦事

可便民則爲措畫纖悉舟航往來及居民商賈之  
在儀真者無老稚賢愚咸頌其德儀真當漕河衝  
置壩蓄水惟大潦廼啓閘洩之中貴人利舟便多  
決閘以行君以法守拒之動攝以威矻不爲動懼  
而止者甚多或贈以文綺之屬君例堅辭不受中  
貴人亦雅聞君名不敢強平生有守皆此類踰年  
竣事而還復差司龍江抽分竹木倣君以疾辭時  
少宰石公署工部曰此非李主事不可必需其愈  
而遣之不得已起而視事藩府戚里有漏稅者君  
追而治之不少假借雖宦同事者亦憚其風采初



乾清坤寧災至是敕取大木上供君視事如平日持法謹嚴而用意一本於仁恕不忍重摧商人財令價踴貴以病民頌聲播遠近冢宰陸公聞其名方欲擢置吏部以自助不意寢疾而卒實正德十年七月十七日也享年四十有七病革時顧謂其所親曰吾死慎勿須材於公家爲吾平生之累及卒無以爲殮妻徐氏盡鬻其裝始克歸柩賢士大夫相與弔於朝行旅之人故有德於君者相與哭於野門生耆老之在鄉者相與白於有司爲立里門以旌之表曰清修吉士蓋君之積誠動人也友

人蜀王教以詩哭之云傷心病革買棺言千古同符易箚論識者以爲名言子男彬臣媵尹氏所出尚幼以卒之明年月日卜葬於霞里祖塋之傍去家二里而近一清資質近道好義樂善不啻饑渴之於飲食遊太學聞楓山論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及官南都日以親賢講學爲事歆然自視若愚退食自公輒閉門不出潛心六經語孟及程朱文字而求窮理修身之方凡異端之說及近世詞章功利之習不以一毫經心嘗曰人之爲學當從人倫日用上實下功夫庶幾步步著實不爲空言金華



之學始於成公而何王金許其傳出於考亭高弟  
黃文肅公君守其鄉學甚至未嘗議及前輩短尤  
尊信文公按其成說佩而行之一字不敢易余嘗  
曉之曰文公晚年論學及解經要議雖聖人復起  
不能易也乃若小小文義程朱已不盡同不可深  
泥也一清曰不然吾輩學未見道今日正當不信  
已而信先儒之言庶幾求之而可得先儒論或有  
未定者吾且闕所疑可也余深以為然於乎一清  
質魯志確以其近道之資而又學不畔道蓋踐履  
多於講明可謂平正篤實矣天假之年則其所造

非余所得以知而不幸齎志而沒不亦重可哀邪  
昔大道既隱漢儒祇以訓詁明經而釋教流入中  
國文微程朱則聖學其遂無傳矣今天下家誦程  
朱之書而六經燦然明世然世降浸薄士徃徃務  
空言而闕於實行學益支離好高者復竊禪語而  
託於經傳謂可一蹴入孔室而輕訶宋儒號空而  
不踐實噫弊也久矣若吾一清以躬行為學而足  
履實地者安可得邪余不幸生於絕學之後方欲  
求助於人以進此道得友如一清而又一旦化去  
踽踽涼涼獨學無助則所哀者豈直朋舊之情而



已邪因誌其墓而銘之銘曰昔在孔門曾以魯得  
確哉李君學從魯入垂絕有言事符易簣後欲知  
君視此石刻

不損益大意

一昌黎墓志學史記列傳體而太史公尚矣列傳  
空若爲一人作而當時天下事皆備見其體甚大  
未全一清官卑國家事關係亦多亦宜叙見一  
圖二然亦不必煩  
一表厥宅里漢人君子鄉高陽里猶有遺意與今  
之以官爵甲第立坊者異矣永康此舉可振頽

一裕法宜得書今但云立里門以旌之傷於畧當  
增表曰清修吉士

一文公作曹立之墓表未嘗深闢陸學而象山之  
徒已譁然不平今門戶太高黨事將起憂其將  
害蒼生但實修吾學是真難滅是假易除吾學  
果大成將不大聲色而自定矣柰何以口舌與  
爭激成其勢况風人之義貴於微婉使言之者  
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庶得性情之正今直云  
近時一種便環皦勵之資空虛恠僻之論異說  
蜂起程朱之書又將爲天下大禁余爲此懼而



力不足以震之則幾於罵矣且彼正因厭俗學  
支離故喜禪學之捷徑而陷溺多世之高明之  
士今捨却俗學一邊專攻彼一邊之失語意亦  
欠平正而未足服其心也今畧改云云庶幾不  
偏又意蓄亦不甚露因稱一清起此議論非欲  
謫彼且亦足以爲諷而不至激其怒也

嘉定金處士墓誌銘

昔在正德戊寅三月某日嘉定金處士卒越二載  
建丑月乙酉乃葬前期其孫貢士洲持父命辭母  
几筵哀經踵門稽顙泣血跽而致辭乞校勒銘其

先墓圖惟不朽伏地不能興校惟金氏之葬也已  
緩然聞其治喪能深長思棺槨內外易毋比化者  
後艱茲其難朽矣善積者天錫以餘慶行立者人  
隨之令名銘墓後世彌文也而奚以爲且夙所不  
習余曷嘗以備辭書人墓固辭弗敢承而其請彌  
至是日望貢士之言貌無不惻然動容者越翼旦  
弗去益悲校終辭之由是父兄咸以是命余交友  
咸以是敦余哀誠所動也校廼弗忍違洲泣而言  
曰吾祖少服勞養吾曾祖父母逮養高祖父母俱  
高年多疾病而嗜好不同吾祖委曲承順咸得其



懽心焉及終天年竭力襄四喪創祠堂以奉先世  
歲時祭祀宿戒吾祖母滌器酒食潔豐進生時所  
嗜物遇先忌終日悲愴愛我曾祖遺姑姊妹篤於  
愛吾姑姊妹餽遺周恤恒加隆焉曰吾女豈得比  
先人女曾祖母外宗寢微恒振其乏戒子孫其毋  
忘吾母家曰其愛親如斯乎宗族其稱孝與吾祖  
幼從謙齋徐先生多識古今之故年既耆艾見謙  
齋猶執弟子禮甚恭怡怡如奉家長其於劬書若  
嗜炙然晝勤家務深夜靜坐秉燭讀史欣然忘疲  
晚年耽讀五倫書誦數咸貫家庭有訓述謙齋語

居多謙齋卒施及其子若孫通家往來曰其隆師  
如斯乎鄉黨其稱弟與吾祖惟恒產是務厥心有  
常無外物慕農事興悉命亞旅疆以往服田畝畢  
隰植稔高原藝菽麥圃毓蔬無遺地焉戒毋雜樹  
花卉曰是饑弗得養饑弗得充者也嬪婦織木綿  
為衣語人曰吾田舍翁也敢習富貴相以導子孫  
惰驕服惡華靡器物喜堅朴凡事為經父計有以  
珍寶盛飾婦人裝求售者曰茲謂誨淫經有明戒  
有鬻竒玩好名畫者曰古弗貴異物非衣食之源  
也惟積書多至萬卷曰其勤儉如斯乎子孫其能



守與銘義稱美止子勿言茲皆可撮而傳矣洲又  
泣曰吾祖言行若有矩度終身無改凡燕飲酒始  
卒以治數爵微醺不復進杯勺或強至醉竟弗及  
亂進退儼如後生喜放曠者終燕莫敢譁嘗有令  
納粟拜爵吾祖輸粟數秉於官弗敢受服或疑其  
固曰爵惟有德是榮富者出財庶民常分也吾布  
衣足矣敢濫名器邪及卒遺命以深衣幅巾殮戒  
子孫毋以貨發身縣大夫舉行鄉飲欲得高年有  
行者咸推吾祖宜延居三賓之首後虛介席一以  
迎固讓弗敢赴曰其執禮如斯乎遺風尚存否吾

家雖舊族然至吾祖而家業始益昌吾祖慎取予  
之節嘗遣人買布於邑西楊氏閱數而羨十疋曰  
彼誤予也吾受不可以誤亟還諸楊子孫婚嫁做  
禮俗行之以論財爲深耻人有無故乞覓者雖甚  
強黠及甘悅善入者終不屑予一錢丐修浮屠老  
子之宮者立門外終日廢然而友聞修橋梁除道  
路而力不贍者無遠近助之財死無以埋者賻之  
棺饑者周之粟吾父承之曰先人起家惟艱敢居  
然有先輩歲存饑發粟以賑其鄉將立義塾以教  
吾族及里人之子弟繼先志也曰其仗義如斯乎



而父果哉能光前人可多也已吾何敢愛一辭弗  
以燕孝子慈孫之心乃論其世嘉定之金厥初家  
南翔其稱榮一府君者實維金漳浦始遷祖距處  
士五世矣榮一生華三華三生國英國英生谷瑜  
谷瑜生有慶娶於朱是生處士諱鑑厥字汝昭人  
稱爲竹軒翁生  
年八月  
日壽七十有  
六齡墓在西漳浦右原祖塋穆兆初處士無恙時  
視其腓腫及股顧洲曰昔吾祖以是歿吾父亦以  
是歿茲遺氣所禪邪吾今死期至矣一日從容以  
遺訓顧洲授之洲嗚咽不能仰視處士徐曰死生

其猶旦暮乎而奚悲也臨終爽然曾不怛化其達  
生有如此者配張氏繼室以陳子男蒞娶孫氏女  
適朱鵬少稱未亡人二孫洲瀚洲篤學謹信人也  
溯流考源厥有自出校弗及識處士爰以孫故信  
其祖自愧不德莫能使人徵信余言也雖然洲而  
修德厥躬何患無傳矣系之銘曰茲惟君之藏旣  
固孔安君有慈孫永其流芳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十六

終

因作... 亦其... 終

... 夫... 終

... 夫... 終

... 夫... 終

... 夫... 終

... 夫... 終

... 夫... 終